

排队

□ 陈国庆 (江苏南京, 职员)



漫画 / 崔泓

去年夏天的时候,南京禄口机场新冠疫情暴发,全城如临大敌,近千万市民核酸检测进行了四五轮,禄口机场附近的街道、社区检测了十几轮。南京市民真是好市民,每次核酸检测,积极配合,毫无怨言,安静地排队等候,人群一字长蛇阵,蜿蜒数公里,有时甚至排队到深夜一两点才测完。

我去核酸检测点排队时,队伍长得望不到头。从上午9点,我边刷手机边慢慢向前挪动,一直等到11点多才排上,手机都刷没电了。

中午,在单位食堂打饭吃,人也多,又排队。前面站了几十个,慢慢向前挨,刚刚排到我,突然,斜刺里杀出一个漂亮妹妹,大声对大师傅说,“要个炒白菜,鱼,饭打少点。”我开玩笑说:“你咋不排队呢?”她回眸一笑,又用嘴朝前一努,“排了,你没见我的碗吗?”一看,窗台上果然有个不锈钢饭盆,是她的,上面镌刻着她清秀的名字。

她果然是排了队的。我一点脾气也没有了。用东西排队,是上古之风。小时候

家里过年磨豆腐,豆腐作坊里就用篮子排队,篮子里装的是换豆腐的黄豆,一个挨着一个,先来的,后到的,一点不乱。很少有人插队,即便有个别人插进来,往往遭众乡邻指责,而作坊老板也不会给插队者先磨。都守规矩。

早些年看露天电影时,也是这样排队的。早去的人就在前面好地段用石头画个圈或做个记号,就属于自己的地盘了,再回家拿长板凳,像是封土建国一样。也叫“霸位置”,但去晚了“霸”的位置就自动失效了。或是“圈”得太多地也不行,那叫吃独食,别人会不理睬,不仅占的地方被其他人占领,而且会被人瞧不起。凡事有个度。

现在银行取钱存款办业务,流行拿号头,在机器上按一下,有个小纸片出来,拿着,坐在椅子上等。银行窗口有电子语音报号,轮到你的号,就去某个窗口办理。这种方法很好,文明,家乡的银行也这样实施了,可家乡的人还不太习惯,习惯的是一拥而上,如挤公交车或是挤火车。

说到火车,早年火车票难买,春运期间,

尤其是过年前的火车票更是一票难求。火车站售票大厅排队排得望不见头尾,一直排到火车站广场上,蜿蜒如蛇。某年。有个小伙子半夜排队买票,累狠了,就坐在地上,窗口卖一个,就跟着前面的人向前移一截。后来,实在吃不消,就躺在地上,睡着了。还睡得很香,也没人叫他,前头买好一张票,他身后的人就在他身上跨过去,又买好一个,再跨。等到天亮,有个姑娘举足正跨,他醒了,一把抓住姑娘的脚,说道,“还跨呀,你们也太黑了吧,不喊醒我也就算了,还把我当绊脚石了。”又用手指着姑娘脚上穿的鞋子,无限感慨地说:“就你这个小高跟,像锥子一样尖,一下没跨好,踩在我身上,那就是一把钢刀插进敌胸膛啊。”把姑娘脸羞得通红,逗得旁边的人哈哈大笑。别人问他,知道有人跨吗?他说,朦朦胧胧有点知道,像做梦一样,可我又没力气起来。大家又一阵大笑,排队现场气氛活泼。

排队排出了花絮。

排队是文明的象征,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。2016年夏天,我带着家人乘高铁到上海迪士尼玩,出火车站到了上海市区,无论是坐公车还是乘地铁,都是排队上车,秩序井然,没有看见插队或是一窝蜂挤在车门口的。迪士尼游乐园项目众多,游人如织,各个项目也是人头簇动,用九曲回廊似的栏杆进行了分隔,有的游玩项目排队两个多小时才玩上。

排队排到后来,还搞出个排队论的应用数学,是数学运筹学的分支学科。数学向来是古板而无趣的,就不在这里提它了,只想说,什么时候凡事不需要排太长太长的队,或是不要排在太后面,就好了。